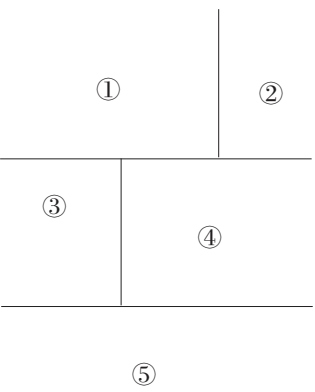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巨韭

大理颜色



①代芯语(大理州实验小学)
摄影作品《美丽的茈碧湖》
(大理州群艺馆“春日之约 童摄大理”获奖作品)

②杨张航(大理市下关四小)
书法作品《劳动颂》

③王玥儿(弥渡县弥城三小)
国画作品《花瓶》

④陈采琦(大理市下关四小)
绘画作品《劳动》

⑤张哲瑞(大理州实验小学)
美术作品《青铜器》



初遇巨韭时,我终究来迟了一步。镜头定格的花球早已褪去全盛模样,饱满硕大的球状花序疏疏落落,少了大半簇拥细碎小花,只剩零星花簇守在枝头,淡淡描摹出它盛放时的盛大模样。巨韭因花球硕大、叶片似韭而得名,高挑花茎笔直向上,顶端托举浑圆花团,远望如云团坠落在山野之间,不细看极易与绣球、马鞭草混淆,唯有凑近,方能分清它独有的柔和花型与清浅草木香气。

我是在生态廊道与地相遇,成片花株整齐排列,全盛时万千圆花层层堆叠,远山近海作背景,随手一拍便是治愈花海。无人工修饰,巨韭随性野生,高低错落,立于牧草之间,风吹花球轻轻晃动,野趣扑面而来。花田尽头便是朦胧苍洱,站在花海中央,山海与繁花同框,静谧又治愈。

巨韭的紫,是独属于暮春山野的柔和色系,不似紫阳花幽深朦胧,也不似马鞭草辽阔清冽,自带软糯湿润的浅淡质感。花色自有层层变化,花苞初醒时是淡淡的樱粉,纤细小花紧紧收拢,含蓄温柔;盛放之时化作朦胧雾紫,万千小花聚拢成饱满圆球,如云絮浮空;待到花期将尽,花色褪成素雅米白,花簇慢慢零落,便是我此番所见的模样。花球之上深浅色泽自然相融,柔和雅致,不张扬夺目,只静静伫立山野,裹挟着苍山草木的清新,藏着洱海独有的湿润天光,是大自然揉碎暮春柔和霞光,落在苍洱山野间的温柔馈赠。

高挑笔直的花茎纤细却挺拔,硕大浑圆的花团紧紧相拥,哪怕花期迟暮、小花零落,也不会弯折垂落,依旧端正向阳,自有从容自持的风骨。巨韭没有流传千年的诗词典故,也无既定成文的花语,可草木自有心意,浑圆的花球,藏着圆满顺遂的美好期许;花株向阳而立,不卑不亢,代表从容坦荡;而花期末尾慢慢零落的花簇,更是赠予世人惜时从容的深意——不必遗憾错过全盛,花有开落,盛景与残芳,皆是独一份的风景。

纵使赶赴约已晚,没能撞见它繁花满球的极致盛景,可零落疏淡的花姿,反倒洗去了花海刻意的热闹,多了几分淡然松弛的人间意趣。

暮春风过,零落花球轻轻摇曳。一抹柔和淡紫,消解了迟来的遗憾,将草木从容的心意藏进苍洱风月。这短暂温柔、兼具圆满与淡然气韵的巨韭,就此镌刻在暮春山野时光里,成为大理独一份安静柔软的色彩。

(何俊倬 文/图)

版式:何俊倬

